

故乡的另一棵树

张华文



茂名特色农业“五棵树”:荔枝、龙眼、三华李、化橘红和沉香。我的故乡平定镇,既是“天下第一红”化橘红的核心产区,也是沉香这棵名树的黄金产地。我写故乡化橘红《橘花香处是故乡》时,始终念念不忘故乡的另一棵树——沉香。

据史料记载,平定沉香历史悠久,质冠一方,曾是明清两代皇家贡品。唐代刘恂《岭表录异》卷中云:“广管罗州多栈香树,身似柳,其花白而繁,其叶如橘。”唐时化州称罗州,隶属广管。文中栈香树便是白木香(土沉香),足见唐代平定一带已野生沉香遍布。北宋丁谓《天香传》亦载:“雷、化、高、寮亦中国出香之地……”“化”即化州(罗州),位列古之名香产区。明清《化州志》《高州府志》明确记有:“化州沉香,平定香山,岁贡”;清《广东通志·物产》亦言:“沉香,产罗州(今化州)香山者佳,入贡”。一脉香韵,穿越千年,载于史册。

平定有个香山村委会,村名因香而生,却并非古时贡香的唯一原产地。当地的香农口耳相传,历史上“平定香山贡香”所指的香山,实为香山脉——云开大山余脉绵延至平定境内的低山丘陵总称,坐落于镇域的罗江以东,主峰不定名,海拔多在200至400米之间,核心产区覆盖上双、下双、旺竹、岭下、那平、香山、圣古、旺耀八大沉香村落。这里土质多为砂页岩红砖壤,富含且含磷石等微量元素,光照充足、雨量充沛,云雾缭绕、温润潮湿,是白木香(土沉香)生长结香的绝佳之地,堪称化州沉香的原生核心区。因山中自古野生沉香繁茂,终日香气氤氲,故得名“香山”。其中下双、香山及旺耀大泽村三地最负盛名,所产沉香自然结香快,质地温润,油脂丰富,密度上乘,药香醇郁,独具韵味,历来畅销且价昂。

平定民间,至今流传着杨氏兄弟与香山沉香的故事。南宋末年,化州知州杨奎、同知杨圭兄弟,不愿屈从元朝,退守香山筑寨隐居,潜心钻研野生沉香选种培育与人工结香

技艺,确立生香、熟香等分级标准,推动沉香从野生采集迈向人工培育,为香山沉香跻身明清贡品筑牢根基。这份选育与结香的技艺代代相传,杨氏兄弟被誉为“沉香始祖”,成为当地香农与非遗传人敬奉的先贤。

清末至民国,战火频发,滥采滥伐,民生凋敝,平定野生沉香资源几近枯竭,千年香脉一度沉寂。

改革开放后,沉香市场回暖,需求激增,平定重启人工培育种植之路。2008年,下双村率先规模化育苗种香,“合作社+基地+农户”的模式初见雏形,沉寂多年的沉香产业渐渐复苏,而后星火燎原,如火如荼。

下双村资深香农老周说,平定自古便有沉香育苗的技术底蕴,山地、坡地、闲置农田广袤,适宜低成本规模化建圃,培育的标准化杯苗根系健壮、不穿杯,移栽成活率远超他乡,形成“越育越强、越强越育”的良性循环。2013年奇楠沉香风靡全国,平定沉香苗一度供不应求。下双村300多户人家,几乎家家育苗,户户种香,育苗面积500多亩,沉香种植7700亩,户均年收入达10万元,成了靠沉香集体致富的典型村。如今平定镇苗圃总数达2600多个,总面积1.1万亩,年产种苗1.8亿株以上,占全国沉香底苗80%的份额,成为“全国沉香育苗第一镇”,电白、海南、云南、广西、福建等地90%的奇楠苗,皆以平定底苗嫁接而成。

走进证品沉香科技有限公司山鸡坳基地,漫山遍野的奇楠沉香舒展着油亮的叶片,风过林梢,翻起层层绿浪,一缕若有若无的清香,似从时光深处飘来的轻雾,袅袅萦绕,沁人心脾,竟有空山新雨般的清冽。90后新农人谢伟贵董事长带我们参观苗圃大棚,千万株沉香苗排列整齐,嫩叶缀着晶莹的水珠,几个戴着草帽的村妇动作娴熟,正忙着嫁接奇楠苗,一派生机盎然。

谢伟贵介绍,平定是化州沉香核心产区,

现有沉香专业合作社170余家,从业人员近2万人,沉香种植面积4.5万亩(白木香3.7万亩、奇楠8000亩),占化州市总面积的六成以上。其中,香山脉“沉香八村”,种植面积占全镇七成多,育苗量近九成。2025年,平定镇香农仅育苗一项收入便超十亿元,不乏年收入千万的育苗大户。今年,香农们已将育苗土地拓展至化中的中垌镇,产苗量有望突破2亿株。

在园林沉香专业合作社的岭下工厂,工匠正在各司其职,忙碌着沉香深加工:有的将阴干的香木锯成小段,有的手持弯刀精修,木花簌簌洒落,如碎银铺地;有人把新采香材铺于竹匾,按照油脂含量分级晾晒。年轻主播对着镜头,细细展示香件的纹理与油脂线,讲述每一块香木的故事,订单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。深加工车间里,超临界萃取设备不断运转,将香脂提炼成精纯精油,厂区内弥漫着层次丰富的沉香雅香。

合作社负责人林康儒坦言:平定沉香已形成育苗、种植、结香、加工、销售全产业链闭环,农户、合作社、企业联动发展,产品涵盖精油、线香、沉香茶、沉香酒、木雕摆件、饰品手串等数十种,实现了原材料“吃干榨尽”。但产业仍有短板:缺少全国性大品牌与大型龙头企业引领,产品多集中在中低端,原料售卖居多,精深加工不足,高附加值产品匮乏。若能补齐结香技术与精深加工两大短板,产业效益必将实现跨越式增长。

暮色四合,离开园林沉香厂时,机器的轰鸣犹在耳畔。忽然忆起《诗经》名句: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。天地间的珍宝,向来需经淬炼方成芳华。我想,故乡的沉香产业历经岁月的磨砺与香农的匠心耕耘,定能将过往的沉寂酿成绵长芬芳,让这缕穿越千年的香脉,飘向更辽阔的远方。

喔,我的故乡的沉香树!时光如味,岁月沉香。

我的团支书岁月

陈东亮

今年的“五四”青年节,在微信群上发现不少“老青年”(曾经的青年)写了一些怀旧的诗词或文章,回忆自己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如何追求理想,如何拼搏进取,建功立业的经历,继而发出由衷的慨叹和抒发人生的感悟。由此,也让我想起我的青年时代的一些经历来,特别是担任团支部书记那几年所经历的一些事情,令我记忆犹新,心潮澎湃。

1975年10月,刚迈入高中二年级门槛的我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。次年8月,高中毕业后的我,作为城镇知青,像一滴水汇入了滚滚的上山下乡洪流之中,到了当地一个国营农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。我与其他三名知青一起被分配到一个比较偏远的连队。到单位才几天时间,连队团支部书记就找到我,表达要撸担子的意思,他以年纪大为由要撸团的工作卸给我。连队指导员(党支部书记)也找我谈话,要我接任。当时我入团还末满一年,毫无团支书工作的经验。但既然是组织的信任(严格地说是组织的决定)我也不好推辞,也无法推辞,只好硬着头皮接过担子。

该连队职工中有8位团员,还有5位20岁左右的青年,他们都是上山下乡知青和职工子弟。虽然团员人数不多,但工作并不好做。我接任团支书时只有十七岁,而团员们多是二十多岁,有的是临近退团的老团员了,因而组织一次活动并不容易。最初的活动也只能是集中学习,讨论,布置任务。因为白天出工,团员集中学习都是晚上时间,一些老团员并不买账,通知开会迟迟不来,或以多种理由不参加。后来,我多次参加了场团委的会议,特别是到一些团支部活动开展得较好的连队开现场会后,我的工作有了明确思路,工作起来也有了底气。通过给团员介绍其他连队团组织先进经验和优秀团员的事迹,我们的团员思想觉悟有了大大提高,也能比较积极地参加学习和活动了。

当时,上级团委号召各团支部要多开展活跃组织生活的活动,很多连队的团支部都行动起来,我们团支部也应有所表示。为了让团支部有活动可搞,同时也有一些收入,有活动经费可用,我打起了连队小学附近一块几百平方米的甘蔗地的主意——这是一块收获后闲置的甘蔗地。我斗胆向队长提出我的想法:这块地是否可以交给我们团支部办蚕桑?没想到队长爽快答应了。于是我赶紧发动团员利用晚饭后时间把蔗地翻了一遍,并平整好。之后,我自费到圩镇上购回蚕桑种,又发动团员利用晚饭后时间将这块地种满了桑苗。因这块地的地势较高,缺水,所以桑苗种下的初期要多浇水,我主动担当,经常一个人挑水浇灌,其他一些团员看到了也会主动加入来。桑苗生长到一定程度后,要经常施肥,我又带头到连队猪舍的化粪池挑粪水给桑苗加营养。几个月后,原本弱小的桑苗长得蓬蓬勃勃,绿叶婆娑,阔大而肥厚的桑叶在风中摇曳,这一片绿得到了附近一个养蚕人的青睐,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摘一次桑叶,我们团支部终于有了微薄的收入,有了些许活动经费,团员们更积极参加活动了。可惜,才过了一年,大概是连队某些职工对这块地由团支部经营有意见,队长只好收回队里使用。

团支部书记除了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学习和相关活动,我认为更应在生产、工作中为团员青年起到示范带头作用,要为他们树立榜样。我是这样想,也尽量这样做的。工作后的第二年,我从事的是割胶工作。那时队里经常开展高产活动。一次,连队按场里的统一部署,给橡胶树创口涂上乙烯利溶液,第二天割胶(目的是刺激胶树,提高胶产量,此举是否科学另当别论)。这一做法与常规有所不同,就是等候时间和收胶次数增加了。我严格按队里的要求做,并大幅延长等候时间,增加收胶次数,做到应收尽收,那次我居然夺得了全队胶水增量第一名,队长在广播上进行了大力

表扬。有一段时间,队里开展工余劳动竞赛,看谁为集体贡献大。队里发动职工大力种剑麻、南瓜、番薯等农作物,大家在橡胶林带中见缝插针,“争抢”空地。我也抢了不少细小的空地,种下了南瓜番薯等作物,几个月后收成十多个南瓜和十多斤番薯,全交给队里了。

为了给队里多作贡献,不但平时工作日的晚饭后时间要利用,就连休息日(那时每周只休一天)也常搭上。有一次,星期日我不回家,到山上去开荒种剑麻,近中午的时候,突然听到距离数百米的连队传来喊我的声音。我一听,原来是队里负责养猪的阿姨在喊,她说:“你爸来看你了”。我赶紧回到队里,只见满头大汗的父亲站在我房门口。他说我上周回去说脚眼痛,这周不见回来,我担心你……我一听,心里一阵愧疚。上周回去我是脚眼痛得厉害,但几天后好了,这周没回去却没有通知到父亲,让他担忧了。父亲骑车走了十多里山路来看我,让我感动不已,我赶快做了面条作为招待父亲的中午饭。父亲吃完饭后,叮嘱我要注意身体,便匆匆骑车回去了。而我对工作的积极态度,为队里所做的一些工作,领导和职工也都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。

团支部书记的职责,每每时刻都在鞭策着我,要多做工作,多做贡献,多做好事。说到多做好事,那时社会上的学雷锋活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。我自觉地把雷锋精神落实到具体行动中。一次周末,我行走在回家的路上,看见靠近圩镇的一段公路,因长时间下雨,被汽车碾得泥泞不堪。这时,忽见路上一名十岁左右的男孩扶着自行车在哭,我靠近一看,他的自行车轮粘满了黄泥,动弹不得,于是我马上蹲下身来帮他把手背上的泥弄掉,并用木棍将车轮上的泥土刮干净,他谢过我后高兴地骑车回家去了,而我刚刚在弯腰放下自行车的那一刹那,顿觉腰间一阵酸痛,我知道闪到腰了,持续痛了好几天。但为别人做了一件好事,心里却是甜甜的。

还有一次,那是晚上7时多,天已漆黑,我在家附近的水井边洗衣服(这是我曾经就读的中学的一口水井),忽见洗衣台上有一亮点,凑近一看,原来是一块手表。我意识到肯定是学生洗澡时遗落在此的。(这时学生已上自习),我想失主发现遗失手表后会很着急,我不能离开这里。于是在水井旁等候了一个多小时,终于有一学生急匆匆地走来了。他用手电筒四处照了一下,见到我便问是否看到手表,我在与他核对确认后,将手表交给了他。他激动得连声道谢。

后来,在一次场团委召开的学雷锋座谈会上,我有机会谈及这两件小事(当然也谈到本团支部其他团员的先进事迹),想不到打动了团委领导,我很荣幸地被推荐参加1977年县学雷锋积极分子表彰会,还参加了1977年湛江地区双代会(学雷锋积极分子和优秀知青代表会),次年还被推选为职工代表参加场职代会,成为在主席台就座的唯一的团员青年代表。

工作的第三年,我转行当了老师,在本连队小学任教。这时的我依然是连队的团支部书记,责任使然,我仍不遗余力地继续抓好连队团支部建设,同时,认真做好教学工作。任教第二年,我所执教的三年级语文、数学在全场十八所小学统考中均取得平均分第一名的好成绩,受到了上级教育部门的肯定,于是在新学年开始时,我被调到一所完全小学任教高年级的课程。我近四年的团支书生涯到此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如果说在工作初期的几年取得一定的成绩和荣誉的话,那么可以说这与我担任团支书是分不开的。这个职务就像一位监督者时刻警示着我,规范着我的思想,我的言行,为我后来入党,从事几十年的教育工作,走好人生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我怀念并感恩担任团支书那些艰辛而美好的岁月!

童年的游戏

何志坚

我们小时候没有任何的电子产品,没有电脑,没有手机,可是我们的童年生活一样丰富多彩。

那时候我们女孩子课余经常做的游戏有跳绳,抛石子,跳飞机,跳十字架,花样手绳等等。跳绳有好几种跳法,一种是现在仍流行的传统跳法,就是两人分别拿着绳子头,不停地如抛物线般“摔打”绳子,我们在一旁排着队,眼瞅着绳子往地上摔的时候就看准时机,钻进“抛物线”随着绳子的起落一跳一跳,当不小心被绳子绊倒,或踩着绳子了,就轮到谁出局了,谁出局谁就去负责牵绳子。

另一种跳法现在可能比较少了,跳绳的过程如同跳舞一般。美其名曰,叫“跳婆婆(谐音)”。我还记得跳舞的那只曲子,也不知道哪位高人编的,很有趣也很好听。我现在仍记忆犹新:“婆婆婆婆啦啦,啦啦索索啦啦,索索啦啦,索索啦啦索索……”我们一边哼着朗朗上口的小调,一边在绳子间跳跃着轻快的舞步,那时候,感觉真的快乐无穷,简直不知道烦恼为何物。天是那样

的蓝,阳光是那样的清澈,风是那么的甜,我们就如同在大海里恣意游动的鱼儿一般无忧无虑。

除了跳绳,抛石子也是我们最常玩的游戏。“抛石子”对手的灵活度、反应度要求都比较高,抛石子分十几个等级,先是往空中抛起一颗石子,再迅速捡起地下的一颗石子,同时接住空中掉下来的石子,如果接住了,才可进阶,进阶后要同时捡起地下两颗或两颗以上石子和接住空中的石子,有时候地下多颗石头的距离比较远,要同时捡起来,这就需要眼脑手同时合一才能做到,而且要眼疾手快,难度很大。

记得小时候的我,笨手笨脚,老是学不会,把石子往上抛的时候再去捡地下石子时,空中的石子早就掉到地下去了,哪里接得住呢。看着小朋友们玩得那么开心,自己一个人在旁边看着不是滋味,感觉好自卑,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。心里估摸着石头会不会太重了,所以难接一点,就先去场那里捡了一些比较轻的小木块,每天都苦练一段时间,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我持之以恒的努力下终于学会了!记得刚接到从空中掉下来的小木块,开心得跳起来大喊大叫。体验到成功的滋味感觉真好。

跳飞机和跳十字架的游戏都差不多。跳飞机是要在地下画几个格子,一般是十个格子分两边画好,然后把一块小瓦片丢在前面的格子,单脚跳起踩住小瓦片,往下一个格子踢,但小石子不能出格,一旦越格越线就算输了,只有成功的把瓦片都踢到十个格子里面就算赢了。而且整个过程都只能用单脚跳、踢。这个游戏不光是考验你的脚力、眼力,还有耐力。

“花样手绳”,则是一个人先绳子牵在双手上,然后另一个人再用双手把绳子“挑”成各种各样的形状,有时挑成“古琴”,有时候是“龙虾”……就是两人如此反复,如果下一个回合,其中一个人不会“挑”了,就算你输了。

现在想起童年时玩的游戏,仍感觉甜蜜有趣,真的特别怀念那时候的时光,小时候快乐是如此简单。